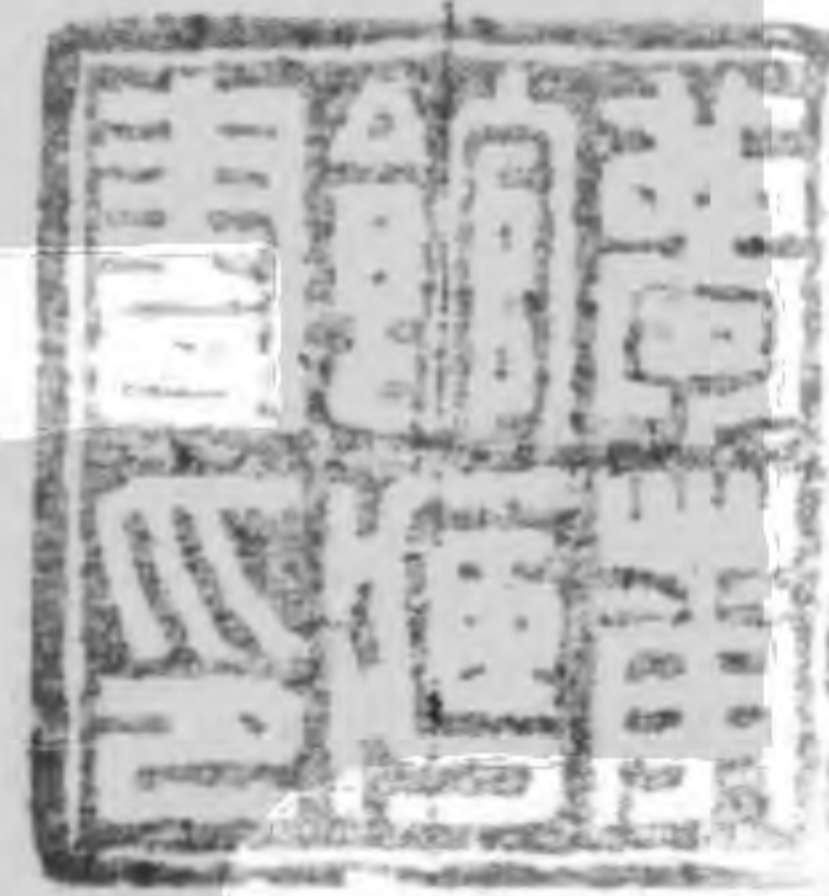




水東日記卷十四



龜山葉盛



阜祐四年夏五月邕獠劫庫兵稱亂陳船順江絕
 數郡、之守臣狂狃承平弛武備輒委符管避賊
 獨封康二州將提罷卒數十力戰以死明年春予
 傳車過二州問其吏民皆為出涕愀然感之作閔
 忠詩書于康州三洲洞石廣南東路轉運使尚書
 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武林元絳題贈光祿少卿
 康州趙使君師旦使君親門城譙間一日矢盡軍
 吏請避使君麾曰士不死敵非壯也城門牡關度

必死堅坐廷上賊粹而害之至絕詬詈不已一子在祿中其母擁封遯去力屈躒棄三日還視尚嗥
嗥草問聞者異之轉戰譙門日再晡空拳猶自冒
戈及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譁協鬪桂
上呆卿餘斷節絳問杵臼得遺孤吁嗟天下英雄
氣不愧山西士大夫贈太常少卿封州曹使君觀
使君烈考季父皆以謹言介節有名當世予昔介
江西刺舉使君方佐章慎嘗以勁正有守薦於朝
賊之至州也使君轉戰數刺殺傷大當已而賊合
圍急攻軍吏潛遯力窮被禽使之拜又詎以偽官
皆不屈倉卒蠻擊上水濱使君忠憤獨忘身平明
戈劔摧城闔俄傾衣冠落路塵志士一門能許國
老夫當日亦知人朝廷贈襚哀榮極青骨千年合
有神

按方輿勝覽所載前趙師旦一師在封州又悞以
為魏正作亦譌數字幸真蹟石刻尚存三州岩中
可考也予既得石本裝褫之云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秦和日有歎落花一首家愛
東園恣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
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

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掃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燦然在簡冊可徵也夏憲使言昔有一人以為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噬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旨遂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車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為惡指正為邪鐵忠為姦目廉為貪者視此其亦可以少警哉

東廣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塋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冗向稍偏西致回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句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山音稱賴布衣云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

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
嘗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
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為好人周藩
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蓋亦有
為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
先賢祠中楨獨以嘗作剪燈餘話不得與楨他為
詩文尚多有運甓等集行世其餘話誠謬而所謂
至正妓人行亦大嚴前人雖無作可耳

嶺南地偏氣異草木蟲魚之類固多別於中州予
所見者青蛙好登几席高射之杪往往亦見有之
南海桐前波羅密刺其實大者至數十斤癸未冬
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刺
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密漬之可調湯云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耽犁手卷有
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耽犁生傳辛
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耽犁生傳一首
又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練子寧
張顯宗二文于後耽犁賦閩粵之區有先號耽犁
者耕於寬間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
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犁鋤之是耽安於蹇窮而

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
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鉞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
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為我賦之居士曰嘻子
知所以得遂夫斲犁之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
強則凌弱衆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為之司
牧藹德禮於春生稟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
以屬彝倫是惇風俗返朴夫士以士得遂其詩書
商得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圖農得以盡
其力於種稂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
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
聲以興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
廢什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
祖大度父景無為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
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冠毀
冕羶穢相仍偉唐室之開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
徵之仁義歎封彝之莫覩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
歷五季民囚常主及乎宋室之興削平僭亂開文
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生息三百餘年彼
番峇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之衰犀雄奮起
鹿逐鯨谷瓜分鼎峙哀蒼生之紛籍轉溝壑而未

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攬捨澳其水釋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修文坐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化愁怨為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絨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真人未出于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耽黎鉏而樂溝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皆歌詠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躬黎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斁淇武三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夫有人平屨未達率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之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邵缺之於箕野德翁之於鹿門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閩人鄭琳讀書播耨執勤耒耜而不求閭達自號耽黎生吾友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為賦以宣道其意音韻鏗鏘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懇余教語其後予嘉其陶然樂於畎畝之中非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者比特為書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顯宗跋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有夢石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

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禮
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疎遠姻親一時雖脫禍
而恒為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
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
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

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右程子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
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寔
廣然散出竝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
易應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
著當時記錄主各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
冷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從益以類訪求得凡二
十五篇回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
回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已見分別次序之所
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
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
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
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

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後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盡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来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

輒取以著于篇合為 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
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
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
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先生
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
刊于長沙長沙宦後刊故是正為尤密始先生緒
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 其徭私相轉寫人自
為本及是書之出哀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
者之至幸然而傳之、廣得之、易則又懼夫有
玩習之患或以徭間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勸友辭
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
之人之意為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為
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味至而求之存而
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
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
末乾道九年夏四月戊子廣漢張栻謹志 右遺
書四冊平湖沈琮氏所藏云購之金陵公主府中
舊藏張宣公跋尾親筆入刺也宋時所刺書其匡
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
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刺工姓名予所見

當時印本書如此書如浦宗源郎中家司馬公傳家集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人於書籍不惟雕鏤不苟雖模印亦不苟也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諺云十里湖光十里筴編筴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筴

推命論相人云自有此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門戶之類其說尤多學亦有淺深理極微妙而心立德有善有惡則又係乎其人故驗有不同但非常道固聖賢所不言也今以近歲所聞之特異者列于後以資談噓若曰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然此固明者弗為也

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尚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漉血頭于雙日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

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歸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驢兒曰吾行面君矣曰奚面君為不行可也二公大誦之已而中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嘗

為予言驢兒并能言真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皆中若鬼魅然及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論推焉

韓都御史雍坐事被收西江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

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復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溥家原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儻一得之則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覺怒而搯之昨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永東日記卷十四

永東日記卷十五

崑山葉盛

今山陰陸氏譜有唐觀察使庶吳郡陸氏四十九
 枝族譜歐陽脩唐書陸氏宰相世系表平江府慧
 感夫人家藏譜序衢州陸氏太常左卿緡遺譜宋
 餘杭陸氏朝譜慶元陸氏宗系後譜錄吳郡陸氏
 家乘山陰陸氏重修二十九枝宗系蓋自齊元侯
 通為一世至今九六十又三世矣茲錄故翁家訓
 于此元題曰太史公緒訓

昔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錢氏崛起吳越之間徒紱

乘時冠屨易位吾家在唐為輔相者六人廉直忠
孝世載令聞念後世不可事偽國苟富貴以辱先
人始棄官不仕東徙渡江夷於編氓孝悌行於家
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久而弗改宋興海內一統
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是陸氏乃與時俱興百
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為
宋世家亦可謂盛矣然游於此切有懼焉天下之
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
為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餘年終身未嘗為越產
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憚其夫人棺總漆四會
婚姻不求大家顯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
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弊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
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泣
涕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宦舟見婦至喜甚輒
置酒銀器色黑如鉄菓醢數種酒三行以已姑嫁
石氏歸寧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老不省是誰
生日也左右或匿、楚公曰吾家故時數日乃
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
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為泰歔然嘆息如此游
生晚所聞已畧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

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更以上世之事為諱
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
市并降於皂隸者矣復思如往時父子兄弟相從
居於魯墟莖於九里安樂耕桑之業終身無愧悔
可得耶嗚呼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為農亦命也
若夫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恥子
孫戒之尚無墜厥初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
大夫寶謨閣待制游謹書

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遇俗又侈於道場齋
施之事彼初不知佛為何人佛法為何事但欲誇
鄰里為羨觀爾以佛經考之一四句偈功德不可
稱量若必以侈為貴乃是不以佛言為信吾死之
後汝等必不能都不從俗遇當齋日但請一二有
行業僧誦金剛法華數卷或華嚴一卷不啻足矣
如此為事非獨稱家之力乃是深信佛言利益豈
不多乎又悲哀哭踊是為居喪之制清淨嚴一方
盡奉佛之禮每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螺鼓家人
往、設靈位輟哭泣而觀之僧徒術技幾類俳優
吾常深疾其非禮汝輩方哀慕中必不忍行吾所
疾也且侈費得福則貪吏富商兼并之家死皆生

天清節賢士無所得財悉當淪墜佛法天理豈容
如是此是吾告汝等第一事也此而不聽他可知
矣

升濟神明之說惟出佛經黃老之學本於清淨自
然地獄天宮何嘗言及黃冠輩見僧獲利從而效
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罪金油煎謂之鍊度交梨
火棗用以為修可嘆者甚多尤無足議聊及之耳
墓有名非古也吾已自記平生大畧以授汝等慰
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誣後世豈吾志哉

吾平生未嘗害人、之害吾者或出忌嫉或偶不
相知或以為利其情多可亮不必以為怨謹避之
可也若中吾過者尤當置之汝輩但能寡過勿露
所長勿與貴達親厚則人之害已者自少吾雖悔
已不可追以吾為戒可也

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
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
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
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
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

未處死亦决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者嫗
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為農策之上也杜門窮經不
應舉不求仕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
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矣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
當不以為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
以自警不必為他人言也

氣不能不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
或致詰而昧者置欣戚於其間甚者祈迺而避促
亦遇矣吾年已八十更壽亦不過數年便終固不
為夫杜門俟死尚復何言且夫為善自是士人常
事今乃規後身福報若市道然吾實恥之使無和
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吾承先人遺業家本不至甚之亦可為中人之產
仕宦雖齟齬亦不全在人後恒奉不閑坐事又賦
分薄俸祿入門旋即耗散今已懸車目前蕭然意
甚安之他人或不諒汝輩固不可欺也

厚塋於存歿無益古今達人言之已詳余家既貧
甚自無此慮不待形言至於棺柩亦當隨力四明
臨安倭船到時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念欲辦此
一事窘於衣食亦未能及終當具之萬一倉卒此

即吾治命也汝等第能謹守勿為人言所搖木入
土中好惡何別耶

近世出塋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一切當
屏去僧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廣名鄉鄰又無益
死者徒為重費皆不須為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
塚上松木多不過數十太尉初塋寶峰此上世差
為茂鬱然亦止數畝耳左丞歸塋之後積以歲月
林樾寢盛遂至澗山彌谷不幸孫曾遂有剪伐質
易之弊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為門戶之

辱其害更甚於厚塋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
不陷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
石人石虎之類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
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為鄉邦其力非不
可置菴贍僧然終不為豈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
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
必廢又南方不族墓世、各塋若塋必置庵贍僧
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
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
事也若云賴僧為福尤為不然

吾少年交游多海內名輩今多已零落後來佳士
不以衰鈍見鄙往、相從雖未識面而無定交者
亦衆恨無由徧識之耳又有道途一見心賞其人
未暇從容旋即乖隔今既屏居不出遂不復有邂
逅之期吾於世間萬事悉不貯懷獨此未能無遺
恨耳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
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
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
可也

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
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汚池弋不
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
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未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
所不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几殘餘之
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
甚傷之今欲除羊彘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牛耕
犬警
皆資其用雖均姑以供庖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
為畜亦下可食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凡飲食但當取飽若稍令
精潔以奉賓燕猶之可也彼多為珍異誇眩世俗

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為其所移戒之戒之
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
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一病大抵人情慕其所
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
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未天性澹
然或學問已到者固無待此也

人士有與吾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
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
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
同席而劇譚大噓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輩為之
也

吾惟文辭一事頗得名過其實其餘自勉於善而
不見知於人蓋有之矣初無願人知之心故亦無
憾天理不昧後世將有善士使世、有善士過於
富貴多矣此吾所望於天者也

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
肉合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耳至若寢苦于地
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
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
設殽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

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故輩各宜勉之
若不能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聚亦
無如之何也

訴訟一事家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
况官司關節更取貨賄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天
資闇弱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
無及矣况鄰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通欠錢物
及兇悖陵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
而不校尤善李叅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誌云
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誓真達識也

吾居貧不喜為人言故知者少今啓手足之後乃
至不能辦棺斂度不免以累親故然當痛節所費
但或入土則已矣更不可藉口于人以資他用
九里袁家嶼大墓及太傅太尉左丞少師榮國夫
人康國夫人諸墓歲時切宜省視修葺近歲族人
不幸有殘伐擾害者吾竭力禁止之雖遭怨詈誣
訟者皆不敢恤一二年來方似少止以後固不可
保然已蒙郡中給榜嚴戒他日援此有請既非創
始必易為力然須汝輩念、不忘舉措必當然後
可耳

餘慶藏書閣色、已具不幸中遭擾

未能

建立吾寢食未嘗去心若神明垂祐未死間或可
遂至萬一賁志及泉汝輩切宜極力了之至祝至
望此閣本欲藏左丞所著諸書今族人又有獲取
庵中供贍儲蓄及書籍者則藏書于此必至散亡
不若散之於家止為佛閣略及奉安左丞塑像可
也此事本不欲書然世不可不告子孫言及於此
痛心實涕而已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
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
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亦是佳爭闕中村
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
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
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戒之戒之

後生才銳者取易壞若有之父兄當以為憂不可
以為喜也切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子訓以寬厚
恭謹勿令為浮薄者游處如此十許年志趣自成
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吾此言後人之藥石
也各須謹之毋貽後悔

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
往、於玄武湖塢取萍藻為豚食吳忌庵時握都
察院章以其密通廳事拒之楊荅以小詩云太平
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萍萍容不得
如何肚裏好撐缸蓋諺有之宰相肚裏好撐缸此
嘗聞諸節之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
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
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脰語解曰
昨有駝峯之賜且共饗焉解因大爵去呂寄以詩
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可曾宰駱駝不是呂生
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此亦節之聞之京師人
云不知果有此事否

水東日記卷十五



